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九十　宋　王稱　撰

列傳七十三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也舉進士調嘉興簿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久之以母喪去服除判登聞鼓院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韙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

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兵部尚書遷户部復爲兵部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明年拜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自存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内外馬政得專達毋隷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執政有議罷畿内教保甲者存曰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長久之計時

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此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

却之存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此欲生之朝廷破例

欲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

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

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

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

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遷資政殿

學士改知揚州復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

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矣除知大名府改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執政致仕不爲東宫官自存始既而又降通議大夫存甞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遷右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九存性寛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謂存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時人以爲知言

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也父剛太子賓客瞻舉進士調孟州司户參軍移萬泉令又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絶水訟民以比召杜英宗即位爲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明功罪廣聰明更積弊英宗嘉納議追崇濮安懿王瞻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廷辨以決邪正又與吕誨等合疏論列既而對延和殿英宗問濮園議瞻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非典禮英宗曰卿嘗見朕豈欲以皇考事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議也誨等

既罷瞻亦出通判汾州神宗時爲開封府推官神宗問青苗法瞻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出爲陜西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自知滄州召爲太常少卿遷户部侍郎元祐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拜同知樞密院事都水王令圖請復黄河故道朝廷數遣使按行論者不一瞻曰還河之策未有定論今役徒三十萬用稍木二十萬投於水以僥倖萬一豈計哉屢爭於上

前因得罷瞻在西府乞廢渠陽軍紓荆湖之力又乞棄西鄙城砦以易永樂遺民卒於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瞻爲人寛仁愛人色温而氣和人以爲長者紹聖中言者以傅會元祐追奪所贈官著黨籍云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須城人也十歲能爲文未冠舉進士爲新息簿累遷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裏行兖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内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仁宗斥二人者於外居無何復還主家而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

愛薄其夫家而朝廷又爲之逐瑋而還隷臣甚悖禮爲
四方笑且陛下何以誨諸女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
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英宗即位進殿中侍御
史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初英宗疾慈聖后同聽政至
是疾平堯俞上書慈聖請還政久之頗聞内侍任守忠
有讒間語堯俞上書慈聖曰令物議紛然疑有讒間故
兩宫之情似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
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

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慈聖還政逐守忠等大臣建言以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與呂誨等極論其事謂濮王於先帝爲兄稱皇伯爲是出知和州神宗即位移知廬州徙陜西轉運使除直史館遷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府陛辭以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哲宗即位知明州召爲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

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即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入爲吏部侍郎復除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自宰相執政侍從御史以論不合罷去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水官李偉言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渝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遂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在位二

年卒年六十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録其後云

王巖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也舉明經調欒城簿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爲屬韓絳代琦復欲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元豐末召爲監察御史上疏兩宫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絶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

致是時方下詔求疾苦巖叟謂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裕陵復土蔡確為山陵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皇太后先定策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乎確遂罷又論章惇凶燄日熾惡德不悛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體虧喪臣道凌弱主威惇由是亦黜又言張誠一嘗盜發其父墓取其繫犀帶又

剥其母之首飾而誠一坐貶遷侍御史時左右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仿近古之制諫官纔至六人方之先王已爲少今復缺而不補臣所未諭豈以謂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詔補諫臣無令久虛其職張舜民言不當遣起居舍人劉奉世封册西夏主乾順以爲大臣優假奉世爲是過舉朝廷以其言失實罷監察御史巖叟合臺諫傅堯俞韓川上官均梁燾朱光庭王覿等

諭列乞還舜民職任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入為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中書舍人遷龍圖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巖叟常謂天下積欠多若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是之乃立定五年十科之令六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宣仁后諭曰知卿材故不次進用巖叟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

望更加審察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臣又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有之乎此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則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陛下不可以不察初夏人

來爭蘭州地界巖叟謂質孫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畫界當在我地蓋形勢膏腴之利豈可輕議棄與哉持不可穿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熈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深然之詔立皇后宣仁后曰皇帝選得賢后有内助之功巖叟曰内助雖是后事其如正家須在皇帝聖人所謂正家而天下定矣既退乃取歷代后事迹可以爲法者成書一編曰

中宫懿範上之七年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移河陽
卒年五十一贈正議大夫紹聖中坐元祐黨追貶雷州
别駕
梁燾字況之鄆州人也父蒨兵部員外郎燾以父任爲
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樞
密院檢詳文字提舉京西刑獄召爲工部郎中元祐初
爲太常少卿遷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
冠冕者受册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

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坐左遷臺諫官皆論以為非是燾以謂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況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屈天下之公議快一夫之私心非治朝之盛事也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詬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

復爲左諫議大夫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等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爲姦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爲患滋大確卒竄新州遷御史中丞鄧温伯除吏部尚書燾論温伯柔佞不立巧爲進取不聽改權户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待制知鄭州明年召爲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左丞八年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不拜出知潁昌府徙

鄆州紹聖三年責少府監分司明年遂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四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也舉進士甲科召試爲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坐議宗室昏媾不當出通判陝州元豐中爲嘉王岐王宮記室參軍元祐初擢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使契丹還爲左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奏劾宰相劉摯威福日恣及王巖叟等以爲摯黨摯巖叟罷遂爲尚書右丞改左丞紹聖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從

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等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惇遂安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成都府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八後列名黨籍云

臣稱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之臣是欺君者也雍為執政不惟不力爭而乃曲情順非為固位計是亦為欺君者也語云鄙夫可與事君

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聖人之言可不信夫

東都事略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九十一

宋　王稱　撰

列傳七十四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范仲淹見而奇之中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沔守杭州見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爲集賢校理稍遷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

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除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内憂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者大臣不悦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

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遣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性疎達自信不疑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藎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問元發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也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訩訩恐元發有言而上信之也因以事出之于外

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元發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會妻黨犯法元發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復以言者改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且上章自訟有曰樂羊

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絶其訟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

授地井竈器用皆具蓋活五萬人云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也其父緯爲涇原路都監屯鎮戎軍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别將郭志高逗留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上書辨父無罪乞以軍法治主帥及志高時吕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

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士大夫稱之師中舉進士
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
令當下者榜于門或召父老諭之租税皆先期而集嘗
出鄉亭見戎人代華人耕作詰之皆用兵時潛入中國
人籍其力往往與爲昏姻師中以華夷不可雜處遍索
境内得數百言之于帥帥用其言大索旁郡得戎人内
居者甚衆皆徙之極邊罷籍爲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
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經略司屬官宥州移牒保安

軍以歲賜每至次年方畢欲歲終皆得之延州以聞朝廷降式許之師中改云依久例因論奏曰戎人所欲無厭令許之不足以示恩徒啟其貪心而示弱樞密院劾其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保安軍回宥州牒爾非制書也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交趾入寇巡檢宋士堯領兵拒之遂陷沒師中劾奏蕭注治邕八年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以溪洞貿易掊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師中遷轉運使交趾

每瘴癘甚必聲言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旣而攝帥事邕州果遣軍校乘驛來求救師中不省但詰其擅乘驛之罪而已旣而卒無事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啟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軍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上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後朝廷知其害罷之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時王韶

乞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無由招撫令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諸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一城或三兩堡以示斷絶夏賊鈔畧之意部族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

者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
中奏韶指占極邊見招置弓箭手地置市易於古渭砦
臣恐自此秦州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秦州漢蕃户賣
買一旦盡奪歸官實恐細民失業商旅不行又言韶所
奏渭源城至成紀田頃不實乃欲以招弓箭手地塞其
數詔遣使案視謂師中稽留朝旨落天章閣待制知瀛
州師中言時政闕失大自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
復置左右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徙單州復分司南

京提舉太極觀卒年六十六師中爲人落落有氣節所至必設條教勸民務農官吏不煩而事舉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云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也父顔字子望舉進士知龍興縣坐殺已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以著書自適學者常數十百人名聞東州乃採摭兩漢至五代名臣奏對有補於時者爲輔弼召對四十卷馮元錢易蔡齊爲上之且言顔經行淳備乃以爲任城簿李廸知兖青二州皆

辟爲從事顔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
歎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年五十二卒庠幼能詩蔡齊
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遷太常博士
英宗以災異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遂除監察御史裏
行因日食乞罷後苑宴游以祇畏天戒會聖宮修仁宗
神御殿宏麗過常庠言非所以昭先帝儉德乞損其制
奉宸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宮城
之禁顧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初禁銷金李珣犯令

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何又言兩省封駁之任名存實亡御史員闕不補非盛世事神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庠陳中國禦戎之體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天下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唯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擢天章閣待制改

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爲已地又徙帳雲朔或以爲河北不可不備詔庠對狀上五策料敵必不敢動大河東流議者欲徙北庠謂當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則役不勞而功可成居歲餘移知真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是時王安石用事變更新法庠謂不可行奏願罷之神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安石數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明年

遼人遣蕭禧議河東疆事先是虜主植牙雲中遣騎涉吾地邊吏執之敵檄取紛然或以為起釁造兵當大為備庠奏敵之重兵皆不在行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張形示强意在畫疆事爾以我方事河湟恐中國有輕彼心故造端首難然疆事分畫久矣今始造議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神宗以敵書示庠訖以黄嵬山分水嶺為界云知成都府請禁西山六州與漢人為昏姻者以防後患徙知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又坐失舉知

滁州未幾移永興軍哲宗即位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
卒年六十四宣仁后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
趙卨字公才邛州依政人也舉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
夏人不廷郭逵宣撫陝西帥延安卨皆在幕府种諤擅
納綏州降羌數萬朝廷病其生事議誅諤復故地歸降
虜以解仇釋兵卨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
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諒祚以
虜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

年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寧矣如其蔽匿則我留横山之民未為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羌數萬為東路捍蔽熈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以賊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鐫歲賜以為奉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

砦而還綏州㝢言綏州實勢勝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州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知其才召見問邊事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入賀正㝢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陜西刑獄韓絳宣撫陜西河東兵西討㝢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臣竊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户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

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而种諤獻城囉兀之策以爲權宣撫判官爲說絳以大舉非計師出果無功除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摇邊詔問方略爲審計形勢爲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廵東西路賊方以四萬衆自閒道欲取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真繼至賊衆敗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爲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

之日復焉明年遂用禹策以綏州爲綏德城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倚爲藩蔽寳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爲諸酋所有禹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户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此禹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貸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内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禹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

可攷因議湼其手屬歲饑禼令蓄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鋭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禼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爲之貳與憲不合請罷之神宗問可代憲者禼以郭逵老邊事而願爲裨賛於是以逵爲宣撫使而禼爲之副逵至輒與禼異禼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唉以利使招徠携貳縻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禼又欲使人齎敕牓入賊中招納

達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禼以爲廣源閒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長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濟禼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艨艟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賊遂降逵作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逵既坐貶禼亦以不即平賊降爲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以禼領河東都轉運司事坐

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鐫職知淮陽軍數月復職知慶州時夏賊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虜具上撓賊計虜寇蘭州禼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虜酋拽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禼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繇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間道出賊砦後邀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

駭潰斬賊千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禼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爲備禼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虜遂潰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閒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爲仇必欲寇第數

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縧自是乙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間國中遂疑而殺之除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夏人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禹領分畫之議夏人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居無何復犯涇原會禹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禄大夫紹聖四年以禹與元祐棄地議名係黨籍云

呂大忠字進伯大防兄也舉進士韓絳宣撫陜西以大

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祕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僉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七年遣太常少卿劉忱議河東地界大忠遭父喪起復知代州虜使蕭素梁潁設次於本朝地而輒據主位大忠不從於是移次於長城北易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潁會屢以理折之稍屈契丹復使蕭禧來聘召執

政及大忠議大忠進曰彼遣使來即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亦與之乎神宗默然議卒不決大忠請終喪其後卒以分水嶺爲界云元豐初除河北路轉運判官大忠言古之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宗外計者兄弟之宫居雖異而財無不同未有餘而不歸貧而不與者也如是則財利之勢周流不息今有司唯知出納之吝有餘不足不以實告于上上知其不實一切不信其言故有餘而莫之歸不足而莫

之與致上下之情不交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移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哲宗即位爲陜西轉運副使移知陜州除直龍圖閣知秦州遷寶文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邊之後遂絶歳賜復欲遣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敵人性無常强則縱困則服連年入寇邊民皆謂必有以制之今無名遣使陽爲恭順實懼討伐若許之恐爲敵人所窺也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戍守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衆足以當之屢犯王

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遷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坐事降待制知同州俄致仕卒復寶文閣直學士

游師雄字景升京兆武功人也舉進士爲儀州司户參軍遷德順軍判官趙禼帥延安辟爲屬久之除宗正寺主簿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乘閒脅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以師雄行聽以便宜從事既至諜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

章又欲以別部出熙河師雄請於帥劉舜卿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莫河飛橋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遂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以師雄爲陝西轉運判官又爲轉運副使召入爲衛尉少卿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攝帥熙河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

遠人也未幾還秦移陝州以卒年六十

東都事略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九十二至九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謄録舉人臣孫潢

東都事略卷九十三　　宋　王稱　撰

列傳七十五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荆南神宗時爲修起居注知諫院建言宗室以服屬裁除子之數立出官之法神宗嘉納向傳範爲京東帥繪請易其任以杜外戚僥求神宗曰得卿如此言甚善誠可以止貴冒妄求也宰相曾公亮用所善曾鞏爲史官

繪言前數月人已知輩爲實録檢討矣公亮以朝廷名器爲已物乞正招權之罪輩既罷史官繪亦罷諫職除兼侍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何罪而罷神宗於是詔甫曰繪堅求外補蓋繪未究朕意繪迹踈遠立朝寡援不畏强禦知無不爲朕一見即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職知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其諭朕此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未閱月再知諫院擢翰林

學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繪上言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横繪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曾布疏其説詔付繪分析繪執前議遂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亳州徙應天府又徙杭州再爲翰林學士兼侍講議者欲加孔子

帝號繪以爲非是繪嘗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哲宗即位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爲人放曠不羇然吏事敏給主於愛利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也幼力學舉進士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議

者謂常能舉善而謂佐爲知人除祕閣校理熙寧初自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時方更法常言始建三司條例司已致天下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又言州縣有不散常平錢而但使民出息者詔常具姓名以聞常不以聞遂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湖齊三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它日詢其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爾常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

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進吏部侍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别守宰廢貪贓謹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又論役法差免二科以爲法無新陳便民爲是令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辨俱出力則富者難堪盍各從其願庶幾可久矣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累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吳處厚繳蔡確詩

以爲謗訕諫官劉安世因力攻之常以爲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改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而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録三十卷常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卷常既貴思欲遺後之學者乃藏於山中時人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軾爲記其事云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也中進士第治平中爲館閣校勘

神宗即位除直集賢院爲昌王府記室王禮之問終身之戒覺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箴遷右正言神宗欲革積弊覺言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然其言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滕甫爲中丞覺論其頗僻不報即家居待罪朝廷以覺薦陳升之才可用非諫官職奪兩官覺曰諫官言事不當黜之可也無降秩充位者乞補外得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召還修起居注青苗法行覺論其非時言者亦以爲畿内有追呼抑配

之擾神宗令覺行視虛實覺退而上疏曰臣以言爲職體量非臣事黜知廣德軍踰年徙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亡解官下太常議議者謂不可詔知潤州而覺已持祖母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昏喪覺裁爲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什之五徙徐州又徙南京召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

大夫又遷給事中爲吏部侍郎領右選右選萬五千員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袒免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歳以百人爲限擢拜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留侍講力請外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故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傅師舉進士調河南簿後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
酷士卒謀就大閱殺將以叛覽聞之亟往諭之曰將官
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邪何敢
爲族滅計衆皆感悟聽命遂帖服神宗嘉之以爲司農
寺主簿又遷丞出爲提舉湖南常平京西轉運判官召
爲右司員外郎除河北轉運副使以直龍圖閣爲江淮
荆浙發運副使又知桂州遷寶文閣待制知渭州又帥
延安入爲户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進樞

密直學士覽治邊數有功而議事多與執政異坐軍期落職提舉崇禧觀俄復待制知光州徙知河南府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永興軍成都府復請祠提舉崇禧觀卒年五十九覽精於吏事甚有能政所至善良得職云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第慶歷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甚剴切稍遷祕書丞知綿州英宗初爲皇嗣侁上疏請選經術

士以爲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侁爲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神宗是侁議因以爲諸路率即罷瑜以侁爲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侁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爲京東轉運使所代吳居厚以掊斂虐下侁繼之務行

寛大司馬光嘗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
令子駿救之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爲
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建言祖宗政本人情獄訟簡
少先帝置大理獄其少卿二人同詳讞奏牘罷其餘治
獄官吏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寮屬又請復制舉分詩
賦經義兩科而先論策以疾請外除集賢殿修撰知陳
州卒年六十九侁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見之謂其
近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紹聖

閒以侁爲元祐黨削左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遂與黨

籍云

馬默字處厚單州武城人也舉進士調臨濮尉治平中

爲監察御史裏行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力爭以爲

不可悉補外默請還所出臺諫官呂誨等不報歐陽脩

建濮議士論不與郭逵除僉書樞密院物議不厭默皆

上疏論列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

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入寇時朝廷欲於西京會聖宮

置仁宗神御殿默以為漢以先帝所嘗行郡國立廟知禮者以為非是況仁宗未嘗幸西洛剏建别廟使有司侍祠殊乖典禮以言事不效乞罷御史出通判懷州神宗即位默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倖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災歲七曰崇儉八曰久任九曰選提轉牧宰十曰禦戎狄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

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積矣備災歲則大恩常施而戭亂不起矣崇儉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選提轉牧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戎狄則四夷畏服而中國强矣除知登州沙門島舊制有定額溢數則投之海中砦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隷猥衆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責其擅殺欲按其罪慶皇恐即日

自殺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額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軾異之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論新法不便出爲京東提點刑獄又爲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安化等州蠻歲饑略省地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蘇緘老繆歸仁鋪覆軍陳崇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

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以驗矣以疾知遂州改徐州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問黙復鄉差牙前法如何黙曰常平自漢爲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黙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吴堡二砦黙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召爲衞尉卿擢工部侍郎遷户部侍郎告老除寶文閣待制知徐州移河北都

轉運使再知兖州初元豐閒河決小吴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入海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亦以爲然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而御史郭知章亦奏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隄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默復告老提舉鴻慶宫坐附會司馬光落職致仕後復寶文閣待制卒年八十一

東都事略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九十三上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七十六上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父洵見儒學傳軾生十年而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歐陽脩試禮部進士得軾論欲以冠多士疑曾鞏所為鞏脩門下士也乃置第二遂中乙科授福昌簿脩復以直言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僉書鳳

翔判官國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軾還朝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今欲召試祕閣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尋以父憂去官服除判官告院王安石為政每贊人主以獨斷神宗專信任之軾考試開封進士發策謂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

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安石不恱安石欲更科舉法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曰朕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陛下安靜以應之神宗悚然嘉納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諫止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

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廪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

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
單丁女户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
海忍不加卹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
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
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
豈不惜哉且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今若變爲青苗
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
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

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陛下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税而取均輸之利臣竊以爲過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

歸厚此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而無內重外輕之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委任臺諫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

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
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
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臣所獻三言陛下安可不察初殿
試用策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
荅以進至謂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安石怒御史誣奏
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
者發幣於官止書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今
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從

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司農寺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其害罷之徙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策身率兵夫築長隄起戲馬臺屬於城水至隄下不能為害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

城以聞詔褒之徙湖州言者指軾謝表語以爲怨謗因
盡摭軾所爲詩諷時事者交章條列謂之訕上遂逮赴
御史臺鞫治坐貶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徙汝州未至上
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神宗許焉哲宗即位起知
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時方議
改免役爲差役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
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

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耆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今公作

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軾嘗鎖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宣仁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塗以進宣仁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上位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左右

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嘗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
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
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
亂之漸軾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蔡確
在安州日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
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
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皇帝降

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寛貸如此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以爲然而不能用也杭瀕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至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於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闤闠三年一浚爲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湖水造堰閘以時啓閉且以餘力復治

六井民獲其利杭僧有淨源者居海濵交通舶客沽譽於高麗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像往告義天亦使其屬來朝因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荅則遠夷或以生怨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爲

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軾治杭有德於民民爲
立祠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之自汝移常也受
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
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
喜按驗無實軾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徙揚
州俄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
引駕入太廟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爭道不避仗衛
軾諭儀仗使李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

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守禮部尚書髙麗遣使請書於朝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髙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與乎初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祀遍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是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乞下侍從臺諫及禮官議顧臨等議宜如祖宗故事范純禮等議昨罷合祭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

尊事神祇之意杜純等議請於苑中設望祀位置爟火於壇所俟躬祀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爟火以詔拜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祀上帝議既不一軾奏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以謂今所行非周禮者不一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

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
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
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
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
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
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
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
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此非臣之所知也周

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

事天毋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

以議此者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逺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

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
否之決也詔令集禮官議未幾朝廷以合祭爲是罷議
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二學士知定州軾朝
辭上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
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
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
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

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
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
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
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説敢望陛下留神實社稷宗廟之
福天下幸甚軾治定嚴軍政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
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紹聖初御史論軾
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落職知英州又
以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貶瓊州别駕昌化軍安

置徽宗即位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從永州未幾提
舉玉局觀尋致仕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皆師
洵爲文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志卒以
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既成撫而
歎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幼而好書老而不倦爲人篤
於孝友輕財好施獎善詆惡蓋其天性其貶黄州也築
室于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六十卷奏議十
五卷内外制十三卷和陶詩四卷子邁迨過俱善爲文

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外郎過終於通判定州有颶風賦思子臺賦行於世

東都事略卷九十三上

東都事略卷九十三下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七十六下

轍字子由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舉直言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静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

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宫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諮謀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

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
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
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
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
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
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
入而以直言棄之天下謂我何得不黜歷商州大名府
推官父喪服除時神宗立二年矣轍以書言事屬王安

石初用以執政領三司神宗以轍爲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縁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安石召用謝卿材侯叔獻等八人欲遣之四方訪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僉書南京判官坐兄

軾累謫監筠州酒稅起知績溪縣哲宗立以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吕公著等欲革弊事而蔡確韓縝章惇皆在位窺伺中外憂之轍極言確等罪三人皆逐吕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轍疏其姦惠卿安置建州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及米脂等五砦至是夏國屢遣使而未修貢二年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而棄守議未決轍議許還五砦夏人遂

服除起居郎中書舍人遷户部侍郎拜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轍奏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内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

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垌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聖智之資將以紀綱四方追跡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彼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詭乃欲招而

納之謂之調停此人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遂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又言牙前差役宜用雇法凡四事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為左相劉摯為右相轍議西邊黄河事與劉呂不合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議久不決明年

以兵襲涇原朝廷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使復來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而熙河將佐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擇老將守熙河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乞因其退軍擊之不須復守誠信轍謂大防曰今雖議此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摯曰須用兵

者亦不可固執轍曰今吾不直如此而可用兵乎明日轍奏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乞加詰責宣仁后以爲然乃加戒敕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乃議絶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分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百禄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寢初元豐中河決大吴既而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文彦博等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黄河東流之

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塡轍以爲不可及哲宗親政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僉書樞密院劉奉世乞與河議奉世本文彥博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升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遂通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

亦以爲言轍奏曰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貸之以寛本朝眞宗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

書之詆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
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
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
以漢昭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溥於孝敬而
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
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天下殆矣哲宗
曰卿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奏曰漢武帝英主也哲宗
曰卿所奏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豈得謂

之英主轍遂乞罷出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上清太平宫蔡京用事復降朝請大夫罷祠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濵遺老居許十餘年而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轍所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欒城文集並傳于世子遲适遜

臣稱曰受之於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

閒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爲之慍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轍之名迹與軾相上下而心閑神王學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則於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東都事略卷九十三下